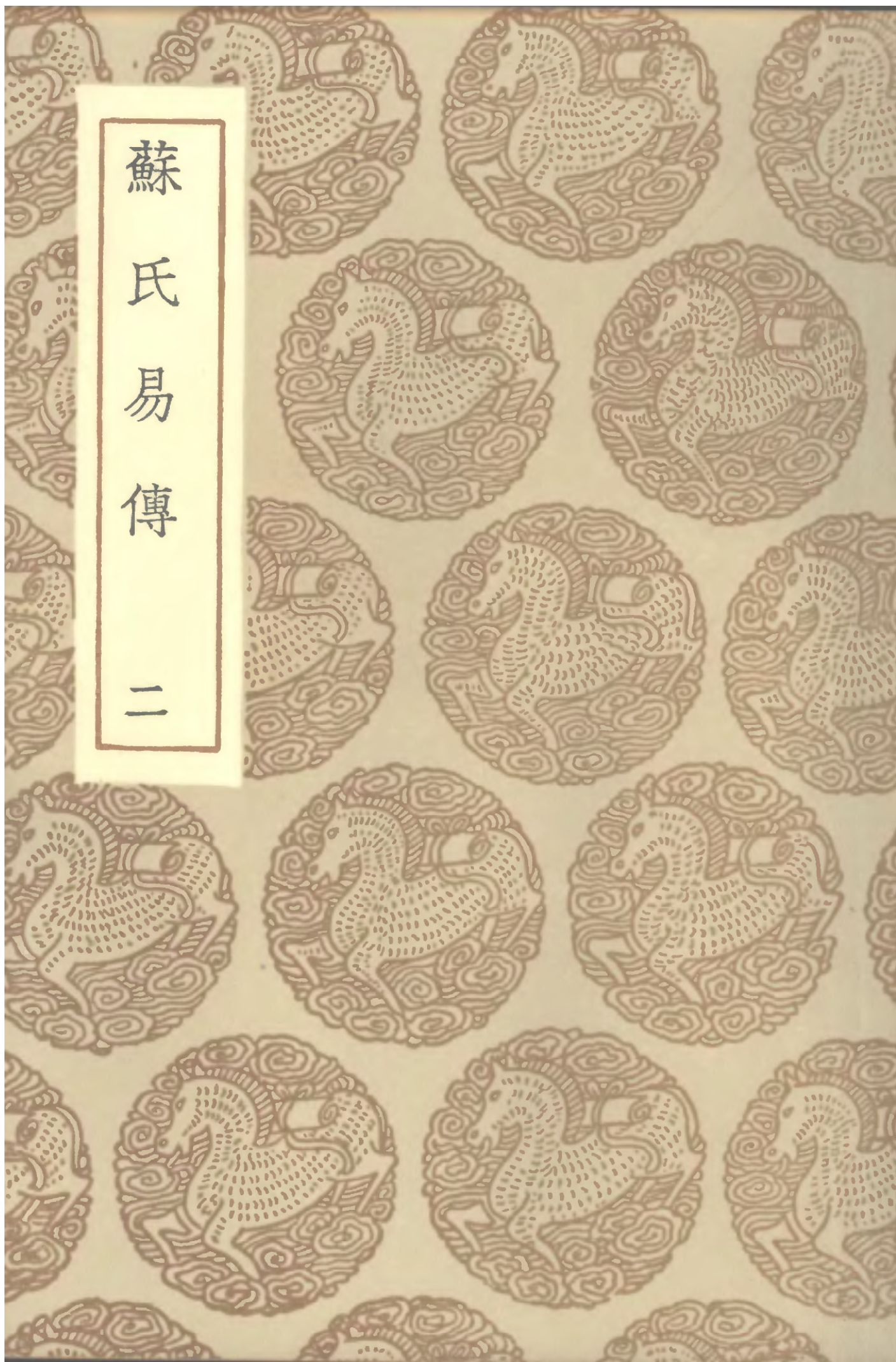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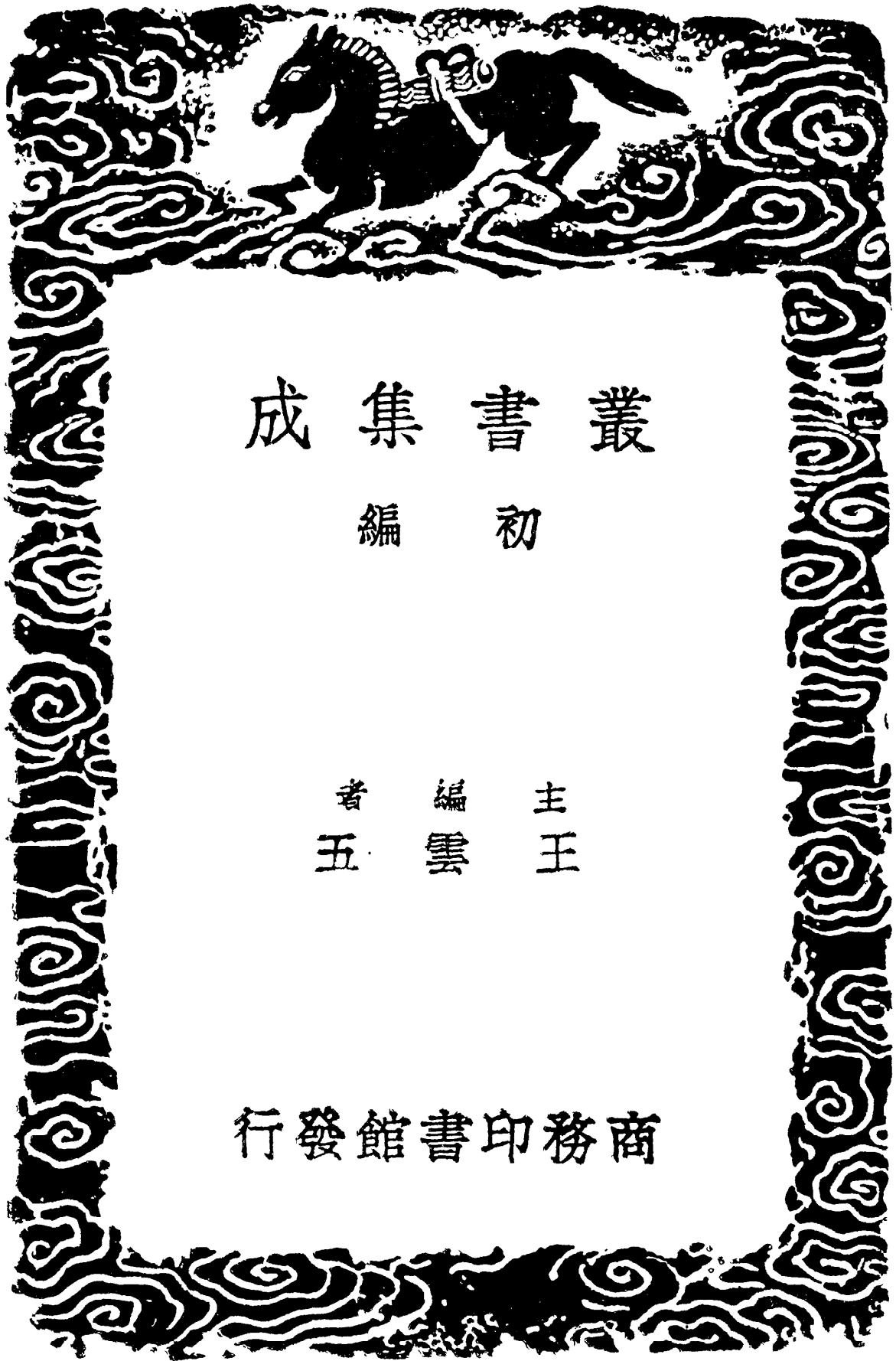


蘇氏易傳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氏易傳

(二)

蘇軾著

蘇氏易傳卷之五

三三乾下兌上。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大

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五陽而一陰。陰至寡弱。而皆重於決者。以其得所附也。上六之所乘者。九五之剛。所謂王也。欲決上六。必暴揚之於王之庭。此其勢有不便者。故五陽雖相信。而不忘警。以爲有危道焉。號者。所以警也。在強而知危。所以光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邑者。民之所在也。與小人處。必先附其民。彼无民。將无與立。戎。上六也。五陽之強。足以即之有餘。然而不即也。此所以不窮也。自以爲不足。雖弱有餘。自以爲足。雖強有所止矣。故其所尚。乃所以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陽盈則憂。溢則憂覆。故利有攸往。往則有所施用。所以求不盈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君子之於祿利。欲其在人。德業。欲其在己。孔子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澤上於天。其勢不居。故君子以施祿。不以居德。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大壯之長則爲夬。故夬之初九與大壯之初九無異也。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而夬之初九曰壯于前趾。二者皆有羊之象。見於其所施壯之爻。是以知其無異也。曰前者通大壯之辭也。必通大壯而爲辭者。明其所壯同而所遇異也。大壯之初九施壯于震。震吾朋也。觸而遇其朋。是以決藩而遂之。因以爲用。夬之初九施壯于兌。兌非吾朋也。苟不能勝。則往見牽矣。豈復決藩而遂我哉。君子之動。見勝而後往。故勝在往前。不能必勝而往。宜其爲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戎。上六也。惕號。莫夜警也。有戎勿恤。靜也。能靜而不忘警。能警而不用。得中道矣。與大壯九二貞吉同。故皆稱其得中。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上六爲臀。故九三爲頄。與小人處而壯見于面顏。有凶之道矣。易凡稱其尤者。申言之。乾乾謙謙蹇蹇之類是也。九三之所以見壯于面顏者。避私其配之嫌也。故告之以不然。曰九三之君子。以陽居陽。夬之尤者也。何嫌于私其配也哉。苟舍其朋而獨行。以答其配。使上六之陰。和洽而爲雨。以至於濡。雖有不知我心而愠者。然終必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上六九四之所謂臀也。困之六三據于蒺藜。故初六之臀困於株木。夬之上六見夬。故九四之臀无膚。皆謂其同體之末者爲臀也。與衆陽處而同體者見夬。故其行次且而不安也。羊者初九也。初九之觸。則我之悔也。而能牽之。故悔亡。雖能悔亡。而聰不明矣。孰與大壯九四。旣悔亡而得壯輶哉。夫君子惟能釋怨而收士。故爲之聰明者衆。大壯之九四是也。今初九觸我。我牽而縻之。莫肯釋。則懼者衆矣。雖其左右前後。將无不可疑。故聞言不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六之不足夬。莧如陸也。九五以陽居陽。夬之尤者也。於所不足夬。用夬之尤。雖中而未光。故中行无咎。中行者反與四陽處而釋上六也。此與上六爲同體者。與九四均爾。然不至於次且者。以其剛之全也。剛之全者。則不戚其同體之傷矣。故九四之象。以爲位不當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无號者不警也。陽不吾警。則吾或有以乘之矣。然終亦必凶。

三三。巽下乾上。姤。女壯。勿用取女。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姤者。所遇而合。无適意之謂也。故其女不可與長。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姤者乾之末坤之始也。故曰天地相遇。以四時言之。則建午之月。品物咸章之際也。易曰萬物相見乎

離。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剛者二也。中正者五也。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爲遯。始无臣也。自九五之亡而後爲剝。始无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欲有爲。无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剛而能止物者。謂之金柅。九二是也。初六之勢。足以兼獲五陽。然其始遇而合者。九二也。既合不貞。又捨而之他。則終身无所容矣。故以繫二而貞爲吉。有所往。見爲凶。初六者羸豕也。雖羸而不可信者。以權在焉。以其羸而信之。則蹢躅而不可制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魚者初六也。包者魚之所不能脫也。賓者九四也。姤者主求民之時。非民求主之時也。故近而先者得之。遠而後者不得也。不論其應與否也。嫌其若有咎。故曰无咎。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以姤之初六爲夬之上六。則姤之九三。夬之九四也。故其象同。九三之所謂臀者。初六。初六剝陽而進者也。處衆陽之間而同體者。有剝陽之陰。宜其次且而不安也。夬之九四。下牽初九之羊。故有聰不明

之咎。而九三无是也。故雖危无大咎。而象曰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既已失民起而爭之則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金梘也。包也。杞也。皆九二也。豕也。魚也。瓜也。皆初六也。杞。枸櫞也。木之至庫者也。包瓜者。籠而有之也。瓜之爲物。得所附而後止。不得所附。則攀援而求。无所不至。幸而遇喬木。則雖欲抑之。不可得矣。故授之以杞。則杞能籠而有之。杞之所至。瓜之所及也。九五者。姤之主也。知初六之勢。將至於剝盡而後止。故授之以九二。九二之所至。初六之所及也。姤者。陰長之卦。而九五以至陽而勝之。故曰含章。凡陰中之陽爲章。陰長而消陽。天之命也。有以勝之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廢志。故九五之志堅。則必有自天而隕者。言人之至者。天不能勝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剛之上窮者。角也。姤其角。以是爲姤也。以角爲姤。物之所不樂遇也。小人雖不能合。而君子亦无自入焉。故吝无咎。

三三坤下兌上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有聚必有黨。有黨必有爭。故萃者爭之大也。蓋取其爻而觀之。五能萃二。四能萃初。近四而无應。則四能萃三。近五而无應。則五能萃上。此豈非其交爭之際也哉。且天下亦未有萃于一者也。大人者。惟能因其所萃而卽以付之。故物有不萃於我。而天下之能萃物者。非我莫能容之。其爲萃也大矣。順以說。剛中而應者。二與五而已。而足以爲萃乎。曰。足矣。有餘矣。從我者納之。不從者付之。其所欲從此大人也。故萃有二亨。萃未有不亨者。而其未見大人也。則亨而不正。不正者。爭非其有之謂也。故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大人者。爲可以聚物之道而已。王至於有廟。而盡其孝享。非安且暇不能。物見其安且暇。安得不聚而歸之。此聚之正也。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易之言薦盥禴享。非正言也。皆有寄焉。用大牲者。猶曰。用大利祿云爾。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所聚者大。則所用者不可小矣。天之命者。爲是物主。非以厚我也。坐而享之。則過矣。故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不期而聚者。必其至情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王弼曰。聚而无防。則衆生心。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之所應者九四也。九四有信之者而不終。六三是也。始以无應而萃於四。終以四之有應。咨嗟而去之。故其象曰萃如嗟如此。志亂而苟聚者也。若號一握爲笑者。號且笑也。一握者其聲也。號笑雜也。君子之於禍福審矣。故笑則不號。號則不笑。先否而後通。則先號而後笑。未有號笑雜者也。此其志已亂焉。能爲我寇哉。故勿恤。往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陰之從陽。以難進爲吉。六二得位而安其中。不急於變。志以從上者也。故九五引之而後從。引之而後從。則其聚也固。是以吉而无復有咎。禴者禮之薄者也。故用於旣信之後。上以利祿聚之。下豈以利祿報之哉。故上用大牲而下用禴。以爲有重於此者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之萃於四。四與我與初皆不利也。去而之上。上亦无應。巽而納我者也。故雖小吝而无咎。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五之所忌也。非大吉則有咎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萃之主也。萃有四陰。而九四分其二。以位爲心者。未有能容此者也。故曰萃有位无咎。存位以忌。四爲无咎而已。志不光矣。惟大人爲能忘位以任四。夫能忘位以任四。則四且爲吾用。而二陰者獨何。

往哉。匪孚者非其所孚也。元者始也。元永貞者始既以從之則終身爲之貞也。自六二之外皆非我之所孚也。非我之所孚則我不求聚使各得永貞於其始之所從悔亡之道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未安上者不樂在五上也。

三三巽下坤上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巽之爲物非能破堅達強者也幸而遇坤故能升其升也有時故曰柔以時升坤既順之五又應之是以大亨大人之於物也危者安之易者懼之下巽而上順質柔而遇易志得而輕進以此見大人所畏者也故不曰利雖不利不可不見也見而知畏其爲利也大矣利之遠者曰慶以其有慶故雖有畏勿恤也。

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而六五爲升階由此觀之非獨巽之上卽坤亦坤之下援巽也巽之求坤坤之求巽皆會於南南征吉二者相求之謂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所以爲升者巽也所以爲巽者初也升之制在初故初六雖陰柔而其於升也蓋誠能之故曰允升陰

升而遇陽。若陽升而遇陰。皆得其所升者也。初六以誠能之資而遇九二。宜其爲吉之大者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升而遇九三。蓋升而窮者也。雖窮於三而配於五。窮而之五。五亦无所升而納之。故薄禮可以相縻而无咎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九三以陽用陽。其升也果矣。六四以陰居陰。其避之也審矣。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不言吉者。以至強克至弱。其爲禍福未可知也。存乎其人而已。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上有所適。下升而避之。失於此而償於彼。雖不爭可也。人或能之。今六四下爲三之所升。而上不爲五之所納。此人情必爭之際也。然且不爭。而虛邑以待之。非仁人其孰能爲此。大王避狄於豳而亨於岐。方其去豳也。豈知百姓之相從而不去哉。亦以順物之勢而已。以此獲吉。夫何咎之有。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者貞於九二也。巽之所以能升者。以六五之應也。曰。此升之階也。階者。有可升之道焉。我惟爲階。故人升之。我不爲階。而人何自升哉。木之生也。克土而後能升。而土以生木爲功。未有木生而土不願者也。故階而升。則六五爲得志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者。君子之所息也。升至。上六。宜息也。然而不息。則消之道也。施於不息之正者。則可。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在我者。此不息之正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外者。此不息之不正者也。

三三。坎下兌上。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剛揜也。

九二爲初六六三之所揜。九四九五爲六三上六之所揜。故困。困者坐而見制。无能爲之辭也。陰之害陽者多矣。然皆有以侵之。夫惟侵之。是以陰不能堪。而至於戰。戰者有危道也。而無所謂困。困之世。惟不見侵而見揜。陰有以消陽。而陽无所致其怒。其爲害也深矣。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剛中者二也。二之謂大人。貞於大人而後吉者五也。

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潤下者也。在澤上則居。在澤下則逝矣。故水在澤下。爲澤无水。命與志不相謀者也。故各致其極。而任其所至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六揜九二者也。揜者非一人之所能。故初六之揜九二。必將有待於六三。六三則其所謂臀也。臀得其所據。而後其身能有所爲。今六三之所據者蒺藜也。則臀已困于株木。身且廢矣。株木也。蒺藜也。皆

非譬之所據者也。夫以柔助剛，則其幽可明，以柔揜剛，其誰明之？入谷者也有配，在四而不善，二是以三歲不得見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之世，利以柔用剛，二與五皆剛者也。二以柔用之，而五以剛用之，天下之易懷者，惟小人也。方其見揜也，爭之以力，雖刀鋸有不足，而將懷之也，則酒食有餘矣。故九二困于酒食，所以懷小人也。九五則不然，揜我下者，我剋之；揜我上者，我別之，輕用其威，威窮而物不服，乃大困也。既困則无助，則雖欲不求，二不可得矣。赤紱者，所以爵命二也。故曰困于赤紱，五以赤紱爲困，而二以是爲方來，言此五之所困，而二之所不求而至也。困而求二，乃徐有說，以其用說爲已晚矣。說於未困，則其所以爲說者小，故九二之所困者，酒食而已。說於已困，則其所以爲說者重，故九五之所困者，爵命也。祭祀者，人之求神而神無求也。祭之者，人也。享之者，神也。五求二，故祭之；二不求五，故享之而已。享之者，固不征而征以求之，故凶。雖然，其義則不可咎，以其所從者君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六三上揜四下揜二者也。堅而不可勝者，石也。四之謂石，傷而不可據者，蒺藜也。二之謂蒺藜，六三陰也。而居于陽，自以爲陽，而求配於上，六不祥也。三之應在上，而上六非其應也。宮則是矣，而非其妻，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小人易合而難久，故困之三陰，其始相與締交而揜剛，其終初六之臀困，六

三之妻亡。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初六我之配二之所惡也。二剛而在下，載已者也。故爲金車，欲下從初六而困於二，故其來徐徐，不急於配。配之所怨，剛之所與也。故雖吝而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其曰赤紱，正也。朱紱，嚴之也。下受上之辭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用九二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柔而牽已者，葛藟也。三之謂葛藟，剛而難乘者，臲臲也。五之謂臲臲。上六困於此二者而不能去，則謀全之過也。曰不可動，動且有悔，而不知其不動，乃所以有悔也。上无撝我者，則吉莫如征也，而不征，何哉？以柔用剛，則乘之者至以爲蒺藜，以剛用剛，則乘之者以爲臲臲而已。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

上六足以爲配，而六三未足以當也。

動悔有悔，吉行也。

三三巽下坎上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食者往也。不食者來也。食不食存乎人。所以爲井者存乎己。存乎人者二。存乎己者一。故曰往來井井。汔。燥也。至井而未及水曰汔。至得水而未出井曰未繙井。井未嘗有得喪。繙井之爲功。羸瓶之爲凶。在汲者爾。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人之於井。未有錮之者也。故君子推是道以勞民勸相。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易以所居爲邪正。然不可必也。惟井爲可必。井未有在潔而不清。處穢而不濁者也。故卽其所居而邪正決矣。孔子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初六惡之所鍾也。君子所受於天者无幾。養之則日新。不養則日亡。擇居所以養也。彖曰：井養而不窮。所以養井者。豈有他哉。得其所居則潔。潔則食。食則日新。日新故不窮。井泥者无禽之漸也。泥而不食則廢矣。舊井廢井也。其始无人。其終无禽。无人猶可治也。无禽不可治也。所以爲井者亡矣。故時皆舍之。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居非其正。故无應於上。則趨下而已也。下趨者谷之道也。失井之道而爲谷。故曰井谷。九二之所

趨者初六也。初六之謂鮒，井而有鮒，則人惡之矣。然猶得志於甕，何也？彼有利器而肯以我汙之歟。此必敝漏之甕，非是甕不汲是井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渫，潔也。九三居得其正，井潔者也。井潔而不食，何哉？不中也。不中者，非邑居之所會也。故不食。井未有以不食爲戚者也。凡爲我恻者，皆行道之人爾。故曰行恻。行恻者，明人之恻我，而非我之自恻也。是井則非敝漏之甕所能容矣。故擇其可用汲者，曰孰可用者哉？其惟器之潔者乎？器之潔，則王之明者也。器潔王明，則受福者非獨在我而已。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修，潔也。陽爲動爲實，陰爲靜爲虛。泉者所以爲井也。動也，實也。井者泉之所寄也。靜也，虛也。故三陽爲泉。三陰爲井。初六最下，故曰泥。上六最上，故曰收。六四居其間而不失正，故曰甃。甃之於井，所以禦惡而潔井也。井待是而潔，故无咎。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此其正與九三一也，所以食者中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收者甃之上窮也。收非所以爲井，而井之權在收。夫苟幕之，則下雖有寒泉而不達。上雖有汲者而不

獲。故勿幕則有孚元吉。

三三離下兌上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水火則有男女之象。然後能相生。此非水火也。二女同居而已。二女同居則睽。所以不睽者。兌欲下而遇離。離欲下而遇兌。雖欲相違而不能也。既不相得。又不相違。則不能无相攻。攻而不已。必有一勝。勝者斯革之矣。火能革金。離革兌者也。故曰：革。火者金之所畏也。而金非火則无以就器用。器成而後知火之利也。故夫革不信於革之日。而信於已革之日。以其始之不信。是以知悔者。革之所不能免也。特有以亡之爾。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歷者天事也。時者人事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以卦言之。則離革兌者也。以爻言之。則陽革陰者也。六爻皆以陽革陰。故初九九三九四九五四者。所以革人。而六二上六者。人革之。初九九三所以爲革者。火也。而六二者。火之所附。初九九三之所欲革者也。火以有所附爲利。而所附者以得火爲災。故初九九三常願六二之留而不去也。夫六二苟留而不去。其見革也无日矣。六二之欲去。如遯之九三之欲遯也。故初九當用遯之六二。所以執九三者。固

而留之。六二之所以去者。以我有革之之意也。故不可以有爲。有爲則革之之意見矣。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初九之所以固我。非愛我也。畏我去之。故未見其革爾。徒見其今之固我而不我革。以爲可信而與之處。則及矣。君子見幾而作。彼今日不革。已日必革之。故征吉。爲初九計。則宜留。自爲計。則宜征。六二之所謂嘉者五也。五之所以爲革者。與初異矣。捨初從五。其吉也。豈復有咎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有應於上。故其意常欲征也。六二之所以不得去者。以我乘之也。捨之而征。則二去矣。二苟去之。則我與初九。无所施其革。二陽相灼。而喪其所附。則窮之道也。故征凶。貞厲。貞者不征之謂也。不征則與六二處而不相得。以相革者也。故危。雖危而不凶。言者以也。革言三就。猶曰革以三成。三者相持而成。革明二之不可去也。二存則初與三相信。二去則初與三相信。此必然之勢也。故曰革言三就有孚。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下之二陽。以火爲革者也。故見革者。惟欲去之。此德不足者也。德不足而革。則所革者亡。革者亦凶。故初九九三。皆以六二之留爲吉也。上之二陽則不然。其革也以說。革而人莫不說。非有德者其孰能之。九四未當位者也。未當位而革。故悔。革而說。故悔亡有孚也。改命者始受命也。雖未當位而志自信矣。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虎有文而能神者也。豹有文而不能神者也。故大人爲虎。君子爲豹。非大人而革者。皆毀人以自成。廢人以自興。故人之從之也疑。見其可從而後信。若大人之革也。則在我而已。炳然日新。天下之所謂文者。自廢矣。此豈待占而後信者哉。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上六見革於大人者也。此見革者君子也。則其向之未革。乃其避世之遇爾。豹生而有文。豈其无素而能爲之哉。若小人也。則革面而已。朝爲寇讐。莫爲腹心。无足怪者。下之二陽。德不足者也。故六二以征爲吉。上之二陽。大人也。故上六以征爲凶。

三三。巽下離上。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

象者可見之謂也。天之生物不可見。既生而剛強之者可見也。聖人之創業。其所以創之者不可見。其成就熟好。使之堅凝而不壞者可見也。故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革所以改命。而鼎所以凝之也。知革而不知鼎。則上下之分不明。而位不正。雖其所受於天者。流泛而不可知矣。

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大器非器也。大亨非亨也。取鼎之用而施之天下。謂之大亨。鼎之用。極於享帝而已。以其道養聖賢。則亨之大者也。國有聖賢。則君位定而天命固矣。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元亨所謂元吉亨也。柔進而上行者五也。五得中而應乎剛。則所以爲耳目者巽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六爻皆鼎也。當其處者有其象。故以初爲趾。二與三四爲腹。而實在焉。五與上爲耳。初六上應九四。顛趾之象也。夫鼎。聖人將以正位凝命。亨而熟之。至於可食而後已。苟有不善者在焉。則善與不善皆亨而並熟。而善者棄矣。鼎於是未有實也。故及其未有實而顛之。以出其不善。如待其有實。則夫不善已汙之矣。實非吾之所欲棄也。於是焉而顛之。以 its 所欲棄。出其所不欲棄。則天下之亂。或自是起矣。故曰。鼎顛趾。未悖也。顛趾而出否。盡去之道也。盡去之則患鼎无實。聖人之於人也。責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攷其素。苟驛且角。犁牛之子可也。鼎雖以出否爲利。而擇之太詳。求之太備。天下无完人。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從其子之爲貴。則其出於妾者可忘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二始有實者。仇者六五也。所謂耳也。九二之實。六五之所舉也。故其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仇有疾而不能卽我。畏九四也。鼎以耳行。故耳能卽之則食。不能卽之則不食。之道也。始有實者。以不食爲吉。惡其未足而輕用之也。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耳。上九也。九三之實。上九之所舉也。熟物之謂革。鼎之熟物。以腹不以耳。而上九離之極。火之所炎。以耳革者也。耳之受炎也。足以廢塞其行。而不足以革。故曰鼎耳革。失其義也。九三實之將盈者也。於是可食矣。而此行廢。故雖有雉膏而不食也。耳以兩舉者也。六五之耳可鉉。而上九之耳不可鉉。則六五雖欲獨舉得乎。陰欲行而陽欲留。其爲悔也大矣。故至於雨然後悔。虧而終吉。雨者陰陽之和。玉鉉之功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之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爲溢地也。故九三以不食爲憂。明不可復加也。至於九四溢則覆矣。故孔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方其未及也。必有告之者而不信。及其已信。則无如之何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六五上九皆所謂耳也。上九之耳見於九三。故不復出也。在炎而不灼者玉也。金則廢矣。六五之爲耳也。中而不亢。柔而有容。故曰黃耳。則其所以爲鉉者。以金足矣。上九之爲耳也。炎而灼。不可以迫。故曰耳革。則其所以爲鉉者。玉而後可。金鉉可以及五。而不可以及上。玉鉉則可以兩及矣。可以兩及。則上九之剛。六五之柔。我爲之節也。九二之實。利在於不食。故六五之耳。利在於貞而不行。九三之實。以不食爲憂。故上九之耳。得玉鉉則大吉。无不利。无不利者。上與五與三之所利也。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

於鼎盈而憂溢耳炎而不可舉非玉鉉不能此鼎之所以養聖賢也。

三三震下震上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豕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者陽德之先震陰而達陽者也故亨震驚百里言其及遠也不喪匕鬯言其和也若震而不和則必有僵仆隕墜者矣匕鬯祭器也必取祭器者以見震長子也若威而不猛則可以爲祭主矣出之爲言見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二陽震物者也四陰見震者也震之爲道以威達德者也故可試而不可遂試則養而無窮遂則玩而不終初九試而不遂者也以虩虩之震而繼之以啞啞之笑明其不常用也惟其不常用故四陰莫敢犯其鋒皆逃避而後免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以其威之不常用故知其所以震物者非以害之欲其恐而致福也有則者言其不遂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初九之威不可犯也來則危往則安故雖喪貝而勿逐躋于九陵以避之以初九之不遂其震而繼之以笑言也故七日可以得所喪也喪貝以明初九之威七日得以明初九之不以威窮物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六三不鄰於震矣而猶蘇蘇然懼也行而避之然後无眚以明初九之威能及遠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於已震之後遂而不知止者也故泥泥者以言其不能及遠也故二陰皆以處而不避爲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九四以其遂泥之威加于六五非六五之所當畏其衰可坐而待也夫九四雖未可乘然往而避之則過矣故曰往來厲往來皆危則以處爲安矣九四之威既已泥矣豈復能如初九一震而喪六二之貝哉以六五居中處而待之非獨无喪億將有功故曰億无喪有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九四至此其實不能爲徒襲其餘威以加上六上六未得其已衰之情故猶索索矍矍而畏之苟畏之不已而征以避之則四張而不可止矣故凶聖人知其不足避也故告之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言九四之威僅可以及五而不及上可以戒而无咎无庸征也九四始欲以威加物及其泥而物莫之畏也則其及於上六者有言而已衰之甚也六爻皆无應故九四兼有二陰得稱婚媾也六二喪貝而五无喪六三震行无眚而上六征凶九四之不及初也遠矣。

三三艮下艮上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所貴於聖人者非貴其靜而不交于物貴其與物皆入于吉凶之域而不亂也故夫艮聖人將有所施之艮止也止與靜相近而不同方其動而止之則靜之始也方其靜而止之則動之先也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言艮之得其所施者也施之於天下之至動是以爲頤施之於天下之至健是以爲大畜今夫兼山艮是施之於背而已背固已止矣艮何加焉所以爲柅者爲輪也所以爲防者爲水也今也不然爲輿爲柅爲山爲防不亦近於固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此所以不獲其身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此所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物各止於其所是果能止也哉背止於身身與之動而背不知也今我施止於物之所止有大於是物者則挾而與之趨矣我焉得知之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其庭未嘗无人也有人焉敵應而不相與則如无人是道也非向之所謂光明者也以爲无咎而已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自趾而上至於輔當其處者有其德與咸一也咸以上六爲輔而五爲脢艮之輔在五而脢不取何也脢則背也艮皆取諸動者而已艮則何爲皆取於動者也曰卦合而觀之見兩艮焉見其施艮於止故

取其體之靜者而配之曰艮其背。爻別而觀之。不見艮之所施。而各見其所遇之位。位有不同。而吉凶悔吝生焉。故取其體之動者。而不取其靜。以爲其靜者已見於卦矣。上止而用下。下止而聽於上。此艮之正也。趾能動而聽於腓者也。艮其趾。不害於腓之動也。趾不自動而已。止而聽其上。上止則止。上行則行。此艮之正者也。故利永貞。腓能動而不聽於股者也。故曰。咸其股。執其隨。隨者股之德也。故謂股爲隨。艮其腓。則股雖欲行而不能矣。下止而不聽於上。上雖有憂患而莫之救。則上之所不快也。以是爲失其正矣。故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三不艮於股。而艮於限。亦取諸動者也。限者上下之際。所以俛仰之節也。夤者自上而屬於下者也。艮於下之極。則其自上而下者絕矣。上下絕。心之憂也。心在六四。故憂之。及心也。謂之薰。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咸之九四曰。朋從爾思。則四者心之所在也。施之於一體。則艮止於所施。所不施者不及也。施之於心。則无所不及矣。故曰艮其身。艮得其要。故无咎。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口欲止。言欲寡。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敦、益也。艮至於輔極矣。而又止之。故曰敦艮。枯者不忘釋。痿者不忘起。物之情也。在止之極。而不志於動。非天下之至厚。其孰能之。

三三艮下巽上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

此文轉以次相釋也。漸之中有進者。則女歸之吉也。而利於正。正者孰謂。謂得位而有功。可以正邦者也。其得位者何也。剛中者也。由此觀之。女則二與四所歸則五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止而巽。有所觀望而後進者。故不窮。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雲上於天。天所不能居。故君子不以居德。木生於山。山能居之。山以有木爲高。故君子以是居德業。善風俗。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尤咎也。

鴻。陽鳥而水居。在水則以得陸爲安。在陸則以得水爲樂者也。故六爻雖有陰陽之異。而皆取於鴻也。初六。鴻之在水者也。遠則无應。近則遇二。以陰適陰。故曰鴻漸于干。干。水涯也。兩陰不能相容。故爲小子之所厲。以至於有言。雖然。其所適非志於利也。則未至於六三之凶。无咎可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鴻之在水者也。近則遇三，遠則應五，無適而不得其遇，故擇其尤可恃者從之。二之從三也，雖近而難信，其從五也，雖遠而可恃。二陽皆陸也，在陸而尤可恃以安者磐也。九五之謂磐，六二知五之可恃，不漸於三而漸於五，則食且樂。如是，衎衎樂也。素飽，徒飽也。夫飲食何爲若是樂也？豈非以五之足恃而不徒飽歟？苟爲徒飽而已，則雖三可從，夫苟從三，則飲食未終而憂繼之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九三鴻之在陸者也。而上九非其應，故曰鴻漸于陸，無應于上而近於四。見四之可欲，則離類絕朋而趨之，故曰夫征不復。六二之從我，非正也。將視我而進退者也。上之所爲，下必有甚者。九二適四而不反，則難以令於二矣。故曰婦孕不育，凶。四順於五者，而三寇之，言禦寇之利，以明三之不利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鴻之在水者也。近於五而非其應，故曰鴻漸于木。木生于陸而非鴻之所安也。鴻之爲物也，足不能握，其漸於木而无咎，蓋得其大而有容如桷者焉。九五之謂也。或者幸而得之之辭也。無應而從非其配，非巽順何以相保乎？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得所願也。

九五鴻之在陸者也。進而遇上九上九陵也。陵者陸之又高者也。進而之陵。動乎无嫌。故六二之爲婦也。三歲不孕。而終莫之勝。夫以陸之陵。以爲不得其願矣。而婦爲之貞如此。則願孰大焉。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不求之人而求之身。雖服天下可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上九鴻之在陸者也。上无所適。而三非其應。故曰。鴻漸于陸。漸有三陽。其二爲陰之所溷。非其有應。則近而慕之。惟上九不然。夫无累於物。則其進退之際。雍容而可觀矣。

三三兌下震上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

說少者人之情也。故說以動。其所歸者妹也。天地之所以交。必天降也。男女之所以合。必男下也。若女長而男少。則大過之所謂老婦士夫。烏肯下之。夫苟不下。則天地不交。男女不合矣。故歸妹者。女少而男長。女用事而男下之之謂也。夫所以下之者。豈一日之故哉。將相與終始故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歸妹之爻。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此男所以說女而致其情者。權以濟事。一用而止可也。以此而征。則凶。且男女皆不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歸妹。女之方盛者也。凡物之有敝者。必自其方盛而慮之。迨其衰則无及矣。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歸妹以陰爲君。在兌則六三是也。而初與二其娣也。在震則六五是也。而四其娣也。所以爲兌者三也。故權在君。所以爲震者四也。故權在娣。權之在君也。則君雖不才。而娣常爲之用。權之在娣也。則娣雖无能爲損益。猶要其君。六三不中而居非其位。跛眇者也。其所以能履且視者。以初與二屈而爲之娣也。二者各致其能於六三。故初九曰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六二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已有能履能視之才。不以自行而安爲娣。使跛者得之以征。眇者得之以視。豈非上下之常分有不可易者邪。故其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而九二之象亦曰未變常也。九二亦娣也。其不言娣何也。因初九之辭也。且跛眇者一人。而爲之視履者二人。是二人者。豈可以廢一歟。故其象曰跛能履。吉相承也。是以知其皆娣也。已有其能而不自用。使无能者享其名。則九二非幽人而何哉。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古者謂賤妾爲須。故天文有須女。六三不知其託行於初九。而自以爲能履。不知其借明於九二。而自以爲能視。是以棄娣而用須。未足以當娣也。夫二娣之助。則以跛眇見黜而歸矣。歸然後知用娣。故曰反歸以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六五之娣也。以爲權在已，故愆期不行，以要其君。君猶待之有時焉而後歸，此其志以爲吾君必有所待而後能行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歸妹未有如六五之貴者也。故曰：帝乙歸妹，以帝乙之妹而履得其中，則其袂之良否，不足以爲損益。非若跛者之託行，眇者之借明也。而九四欲以袂之良而加之，夫袂之良，豈足以加其君哉？月幾望者，陰疑於陽，易之所惡也。然至於娣之欲加其君，則以月幾望爲吉，以爲寧月之幾望，而无寧娣之加其君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歸妹男女皆異位，柔皆乘剛，此豈永終无敵者哉？上六則敵之所終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必有名存實亡之禍。女承筐无實，食不續之蠶也。士刲羊无血，用已死之牲也。皆實亡之禍也。彖曰：歸妹征凶，无攸利。上六處其終，故受其凶之全也。

蘇氏易傳卷之六

三三離下震上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極盛之時也天下旣平其勢必至於極盛故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者不憂其不至而憂其已至也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旣中也旣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者至足之辭也足則餘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无豐豐非聖人之事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傳曰爲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故易至於雷電相遇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至於離與艮相遇則曰无折獄无留獄取其明以止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凡人知生於憂患而愚生於安佚豐之患常在於闇故爻皆以明闇爲吉凶也初九六二九三三者皆離也而有明德者也九四六五上六則所謂豐而闇者也離火也日也以下升上其性也以明發闇其德也故三離皆上適於震初九適四其配之所在也而九四非其配故曰配主旬之爲言猶曰周浹云爾尙配也九四以陽居陰不安於闇者也方其患蔽而求發則雖兩剛可以相受故曰往有尙言其與

配同也。及其闇去而明全，離之功既周浹矣，則當去之。既浹而不去，則有相疑之災。九四之爲人，可與共憂患而不可與同安樂者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蔀，覆也。蔽之全者也。見斗，闇之甚也。沛，旆也。蔽之不全者也。沫，小明也。明闇雜者也。六五之謂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陰也。而六五處中，居闇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用。六二之適五也，適於全蔽而甚闇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則求明也力。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故曰：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以陰適陰，其始未有不疑者也。六二雖陰，而所以爲離明之所自出也。故始疑而終信也。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於明闇雜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以大事也。君子不畏其蔽而畏其雜，以爲無時而可發也。爲之用乎則不可，不爲之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以示必不可用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夷，等夷也。初九之謂夷主，不得其配而得其類也。幽不明者，以言其闇之甚而不雜。吉行者，言初九之不可以久留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以陰居陽。有章者也。而能來六二之明。故曰來章。借明於人而譽歸於己。君子予之。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無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闔其戶。無人。自藏也。
上六翔於天際。自以爲明之至也。而其闇則足以蔽其身而已。故曰豐其屋。蔀其家。九三自折其右肱。
而莫爲之用。豈真無人哉。畏我而自藏也。三歲不覿。其自以爲明者窮矣。故凶。

三三艮下離上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六二六五二陰據用事之地。而九三九四上九三陽寓於其間。所以爲旅也。小者爲主。而大者爲旅。爲主者以得中而順乎剛爲亨。故曰小亨。爲旅者以居貞而不取爲吉。故曰旅貞吉。止而麗乎明。則居貞而不取之謂也。貞吉者指三陽。非二陰爲主者之事也。故特曰旅貞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羈旅之世。物无正主。近則相依。自六二至上九。皆陰陽相鄰。而初獨孑然處六二之下。其細以甚。故曰旅瑣瑣也。斯。隸也。六二近於九三。三之所取也。初六窮而无依。隸於六二。役於九三。三焚二次。并以及初。故曰斯其所取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九三之所卽以爲次也。因三之資以隸初六。故曰得童僕貞。初六雖四之應。而四爲三所隔。終无

尤之者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下初六也。六二我之次也。而初隸於二。懷二而并有之。則初亦我之童僕矣。九三以剛居上。見得而忘義。焚二以取初。則一舉而兩失之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資斧所以除荆棘。治次舍也。九四剛而失位。所乘者九三。有斧而无地者也。故處而心不快。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居二陽之間。可以德懷。不可以力取。如以一矢射兩雉。理无兼獲。得四則失上矣。若不志于取。亡矢而不射。則夫二陽者。皆可以其功譽而爵命之。非獨得四可以及上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九三次于六二之上。上九巢於六五之上。皆以剛臨柔。六二六五皆无應而在我下。其勢必與我。上九九三知其无應而必我與也。故易而取之。九三焚其次。上九焚其巢。其爲不義一也。而三止於貞厲。上至於號咷之凶者。六五旅之主也。離之象曰。畜牝牛吉。六五之謂牛矣。易五以喪牛。終莫之聞者。驕亢之罪也。

三三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重巽以申命。

君子和而不同。以巽繼巽。小人之道也。无施而可。故用於申命而已。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所以爲巽者。初與四也。二五雖據用事之地。而權不在焉。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言必用初與四而後得志也。權雖在初與四。而非用事之地。故曰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爲二五用也。利見大人。見九五也。有其權而无其位。非九五之大人。孰能容之。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申重也。兩風相因。是謂隨風。申命之象也。古之爲令者。必反覆申明之。然後事必行。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有其權而无其位。九二九三之所病。故疑而進退也。小人而權在焉。則易謂之武人。武人負其力而不貞於君。志亂也。及其治也。則以貞於其君爲利。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以陽居陰。能下人者也。知權在初六。故巽於牀下。下之而求用也。初六。武人也。方且進退。我則下之而求其用。故求者紛然。而用者不力。譬之用史巫。將以求福於神。神之降福未可知。而史巫先享其利也。故吉而後无咎。紛然而求人者。非吉之道也。其所以吉者。居得其中。用事之地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以陽居陽而非用事之地也。知權之在初六也。下之則心不服。制之則力不能。故頻蹙以待之。復之六三不能止初九之爲復也。故頻復。巽之九三不能止初六之爲巽也。故頻巽。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六四有其權而无其位者。與初六均也。蓋亦居可疑之地矣。而有九五以爲之主。坦然以正待之。故悔亡。九五不求而六四自求用。故其用也力。譬之於田。田者盡力以獲禽。而利歸於君。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君子不勞而獲三品。其與史巫之功亦遠矣。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九五履正中之位。進不頻蹙。以忌四。退不過巽。以下之。蓋貞而已矣。此四所以心服而爲之用也。是以吉且悔亡。而无不利。无不利者。四與五皆利也。九五之德如此。故有後庚之終吉。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九二以陽居陰。上九處巽之極。故皆巽於牀下。而上九陽亢於上。非能下人者也。九三之巽。將以用初六。而上九之巽。將以圖六四也。有用斧之意焉。特以處於无位之地。故喪其斧也。以上下言之。則正以勢言之。則凶。

三三兌下兌上。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小惠不足以勸民。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取其樂而不流者也。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和而不同，謂之和兌，信於其類，謂之孚兌。六三小人，而初九九二君子也。君子之說於小人，將以有所濟，非以爲利也。初九以遠之而無嫌，至九二則初九疑之矣，故必有以自信於初九者，而後悔亡。文予而實不予，所以信於初九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兌之主也。上有上六，下有六三，皆其疾也。傳曰：美疾不如惡石。九四介于其間，以剛輔五而議二陰者也。故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言疾去而後有喜也。疾去而後有喜，則易之所謂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陰爲質，以說爲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爲兌者，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爲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無求以爲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爲害深，故九五孚于剝，剝者五陰而消一陽也。上六之害，何至于此？曰：九五以正當之位，而孚於難知之小人，其至於

剝豈足怪哉。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

三三坎下巽上。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亂也。潰溢四出而不可止。水非樂爲此。蓋必有逆其性者。泛溢而不已。逆之者必衰。其性必復。水將自擇其所安而歸焉。古之善治者。未嘗與民爭。而聽其自擇。然後從而導之。渙之爲言。天下流離渙散而不安其居。此宜經營四方之不暇。而其彖曰。王假有廟。其象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何也。曰。犯難而爭民者。民之所疾也。處危而不媿者。衆之所恃也。先王居渙散之中。安然不爭。而自爲長久之計。宗廟既立。享帝之位定。而天下之心始有所繫矣。剛來而不窮者。九二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六四也。渙之得民。惟是二者。此所以亨也。然猶未免乎渙。王假有廟。謂五也。王至於有廟。而後可以涉大川。於是渙始有所歸矣。有所歸而後有川。有川而後可涉。乘木。乘舟也。舟之所行。川之所在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在險中。得初六而安。故曰。用拯馬壯。吉。明夷之六二。有馬不以自乘。而以拯上六之傷。渙之初六。有馬不以自乘。而以拯九二之險。故象皆以爲順。言其忠順之至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得初六而安。是謂机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之世。民无常主。六三有應於上。志在外者也。而近於九二。二者必爭焉。故渙其躬。无所適從。惟有道者是予而後安。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上九之有六三者。以應也。九五之有六四。九二之有初六者。以近者皆有以羣之。渙而至於羣。天下始有可收之漸。其德大者。其所羣也大。其德小者。其所羣也小。小者合于大。大者合于一。是謂渙其羣也。近五而得位。則四之所羣者最大也。因君以得民。有民以自封殖。是謂丘也。夷。平也。民之蕩蕩焉。未有所適從者也。彼方不知其所從。而我則爲丘以聚之。豈夷者之所思哉。民之所思。思夫有德而爭民者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汗取其周浹而不反也。宗廟既立。享帝之位定。而大號令出焉。其曰渙王居何也。彖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渙然之中。不知其孰爲主。孰爲臣。至於有廟而天下始知王之所在矣。故曰渙王居。言渙之中有王居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求六三。必與九二爭而傷焉。渙其血。不爭也。九二剛來而不窮。不可與爭者也。雖不爭而處爭之地。猶未免也。故去而遠出。然後无咎。

三三。兌下坎上。節。亨。苦節不可貞。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剛柔分者。兌下而坎上也。剛得中者。謂二五也。此所以爲節亨也。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謂六三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謂九二也。兌施節於坎。故曰說以行險。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數度者。其政事也。德行者。其教化也。皆所以爲民物之節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節者。事之會也。君子見吉凶之幾。發而中其會。謂之節。詩東方未明。刺无節也。其詩曰。不能晨夜。不夙則莫。言无節者。不識事之會。或失則早。或失則莫也。澤上有水。節。以澤節水者也。虛則納之。滿則流之。其權在澤。初九。九二。六三。澤也。節人者也。六四。九五。上六。水也。節於人者也。節之於初九。則太早。節之

於六三則太莫故九二者施節之時。當發之會也。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通而不當塞。故初九以不出戶庭爲无咎。言當塞也。九二以不出門庭爲凶。言當通也。至是而不通。則失時而至於極。六三是也。是禍福之交。成敗之決也。故孔子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咨嗟而節之。以爲不可不節也。九二之節。節於未滿。節之者樂。見節者甘焉。六三之節。節於既溢。節之者嗟。見節者苦焉。苦節人之所不能堪。而人終莫之咎者。知六三之不得已也。嗟者不得已之見於外者也。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二施節於九五。在其上不在其身。故六四安焉。

九五甘節。吉。往有尙。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畜而至於極。然後節之。其節也必爭。九二施節於不爭之中。此九五之所樂也。故曰甘節。樂則流。甘則壞。故以往適上六。陰陽相配。甘苦相清。爲吉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易有凶而无咎者。大過之上六。困之九二是也。則未有凶而能悔亡者。亦如人之未有既死而病愈者也。上六貞凶。悔亡者何也。凶者六三。悔亡者上六也。是以知節者在坎。而見節者在兌也。六三施苦

節於我。出於不得已。則无咎。以是爲正。則凶矣。而我悔亡。

三三兌下巽上。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能化也。羽蟲之孚也。必柔內而剛外。然則頤曷爲不中孚也。曰。內无陽不生。故必柔內而剛外。且剛得中。然後爲中孚也。剛得中則正。而一柔在內則靜。而久。此羽蟲之所以孚天之道也。君子法之。行之以說。輔之以巽。而民化矣。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信之及民。容有僞。其及豚魚。不容有僞也。至於豚魚皆吉。則其信也至矣。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易至於巽在上。而云涉川者。其言必及木。益之彖曰。木道乃行。渙之彖曰。乘木有功。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以明此巽之功也。以巽行兌。乘天下之至順。而行於人之所說。必无心者也。舟虛者。无心之謂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天道不容僞。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化邦之時。不可以用刑。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虞戒也。燕安也。六四初九之應也。而近於五。爲五所攀。所謂它也。六四不專於應。而有心於五。其色不安。此必變者也。初九及其未變而戒之不輕往應。則遠於爭矣。故吉。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此中孚也。而爻未有能中孚者也。中孚者。必正而一。靜而久。而初九六四六三上九有應而相求。九五无應而求人者也。皆非所謂正而一。靜而久者也。惟九二以剛履柔。伏於二陰之下。端慤无求。而物自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鳴鶴而子和者。天也。未有能使之者也。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有爵者求我之辭也。彼求我而我求之之謂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履非其位。雖應在上九。而上九非下我者也。上不求三。而三求之。求之必過五。五无應而寇我。故曰。得敵也。得敵而躁。躁而失常。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初九以應而從我。九五以近而攀我。一陰而當二陽之求。盛之至也。故曰。月幾望。月幾望者。非四之所任也。故必捨五而從初。如有二馬而亡其一。然後无咎。類五也。四與五皆巽也。故得稱類。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有孚者。六四也。自五言之。則以得四爲无咎。非應而求從。必攣而後固。特以其位當。是以无咎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音，飛且鳴者也。凡羽蟲之飛且鳴者，其飛不長，雉雞之類是也。處外而居上，非中孚之道。飛而求顯，鳴而求信者也。故曰：翰音登于天，九二在陰而子和，上九飛鳴而登天，其道蓋相反也。惟不下從陰，得陽之正，故曰：貞凶。

三三艮下震上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囚陽於內，謂之小過。小過者，君弱而臣強之世也。小者過而亨，則大者失位而否矣。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彖之所謂利貞，則彖之所謂過乎恭儉與哀者，時當然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小過者，臣強而專，小事雖專之可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有鳥之象。四陰據用事之地，其翼也。二陽囚于內，其腹背也。翼欲往，腹背不能止；翼欲止，腹背不能作也。故飛鳥之制在翼，鳥之飛也，上窮而忘返，其身遠矣，而獨遺其音，臣之僭也，必孤其君，遠其民，使其君如飛鳥之上窮，使其民聞君之聲不見其形也，而後得志，故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上逆而下順也。小過之世。其臣則逆。而其民順。故不宜上宜下。上則无民而主孤。下則近民而君強也。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小過之君弱。是以臣子痛自貶以張君父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大過之棟。小過之飛鳥。皆以爲一卦之象。而其於爻也。皆寄之於初上者。本末之地也。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飛鳥見以於翼。欲左而左。欲右而右。莫如之何也。故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卦合而言之。小過者。臣強之世也。爻別而觀之。六五當強。臣六二以陰居陰。臣強而不僭者也。大過以夫妻爲君臣。而小過寄之祖與妣者。大過君驕。故自君父言之。而小過臣強。故爲臣子之辭。其義一也。曰不幸而過其祖矣。而猶遇其妣。妣未有不助祖者也。不幸而不及其君矣。而猶遇其臣。臣未有不忠於其君者也。故小過之世。君弱而不能爲政。臣得專之者。惟六二也。然而於祖曰過。於君曰不及者。以見臣之不可過其君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陽失位而不中。故其君在三四。三之所臣者。初與二也。四之所臣者。五與上也。春秋臣弑其君。或

曰弑。或曰戕。弑者其所從來有漸。而戕者一朝一夕之故也。六二強臣也。而未之過。九三剛而不中。莫能容也。故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言六二弗過。而九三疑之。故或從而戕其君。謂之戕者。以明二本无意於逆。客在三也。九四以陽居陰。可謂无咎矣。然而失位自卑。臣雖弗過。我則開之。遇逢也。臣未僭而逢其惡。故曰遇。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言九四失位而往從五。危而非正。不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已上者。其勢不可復下之辭也。六五之權。足以爲密雲。而終不爲雨。次於西郊而不行。豈真不能哉。其謀深也。強臣之欲爲變也。憂在內。是故見利而不爲。見益而不取。蘊畜以自厚。持滿而不發者。凡皆以遂其深謀也。當是時也。必有穴其間而爲之用者。故戒之曰。公弋取彼在穴。君子之居此。苟无意於爲盜。莫若取其在穴者。以自明於天下。而天下信之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至於是則亢而不可復返也。故曰弗遇過之。言君雖不逢其惡。而臣自僭也。離。遭也。君失其正。而臣得之。其所從來遠矣。而憂患集於我。非我失政而遭其凶者。天禍也。故曰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三三離下坎上。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凡陰陽各安其所。則靜而不用。將發其用。必有以蘊之者。木在火上。火欲炎而不達。此火之所以致其怒也。陰皆乘陽。陽欲進而不遂。此陽之所以奮其力也。火致其怒。雖險必達。陽奮其力。雖難必遂。此所

以爲既濟也。故曰既濟亨。小者亨也。言小者皆在上而亨。大者皆在下而否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坎上而離下。剛柔正也。陰皆居陰。陽皆居陽。位當也。剛柔正而位當。則小者不可復進。以貞爲利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柔皆乘剛。非正也。以濟則可。既濟則當變而反其正。以此終焉。止而不變。則亂矣。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濟者。難平而安樂之世也。憂患常生於此。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濟者。皆自內適外。故既濟。未濟。皆以初爲尾。以上爲首。曳者。欲行而未進之象也。初九。方行於險。未畢濟者也。故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安樂之世。人不思亂。而小人開之。開之有端。必始於爭。爭則動。動則无所不至。君子居之以至靜。授之以廣大。雖有好亂樂禍之人。欲開其端。而人莫之予。蓋未嘗不旋踵而敗也。既濟。爻爻皆有應。六二。六四。居二陽之間。在可疑之地。寇之所謀。而六二居中。九五之配也。或者欲間之。故竊其茀。茀者。婦之蔽也。婦喪其茀。其夫必怒而求之。求未必得。而婦先見疑。近其婦者。先見詰。怨怒並生。而憂患之至。不可

以勝防矣。故凡竊吾蒞者。利在於吾之逐之也。吾恬而不逐。上下晏然。非盜者各安其位。而盜者敗矣。故曰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億也。

未濟方其未出於難也。上下一心。譬如胡越同舟而遇風。雖厲民以犯難可也。及其既濟。已出於難。則上之用其民也。易以致怨。而下之爲其上用也。易以致疑。故未濟之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而既濟之九三。以是爲億也。未濟之主在六五。而九四爲之臣。有震主之威者也。其威不用之于主。而用之於伐鬼方。雖三年之久。未見其克。不克也。而猶賞之以大國者。以難未平也。若出於難。則臣必用其威於主。而主亦疑其臣矣。既濟之九三。以九五爲主。臣主皆強。故曰高宗伐鬼方。以見三之爲五用也。雖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後克之者。既濟之世。民安於無事而不可用也。未濟之賞以大國也。豈嘗問其君子小人哉。有功斯國之矣。而既濟則小人勿用。蓋已疑其臣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備舟隙也。四居二陽之間而不相得。故備且戒如是也。卦以濟爲事。故取於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西者彼我之辭也。祭未有不殺牛者。而云殺牛不如禴祭。何也。曰。禴祭。時祭也。國之常事。而殺牛者非時。特殺而祭以求福者也。小人以爲禴祭常事。不足以致福。故以非時殺牛而求之。而不知時祭之

福不求而大來也。人之情在難則厭事而无難之世。常不能安有其福。故聖人以爲既濟之主在於守常安法而已。求功名於法度之外。則易之所謂殺牛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既濟之上六畢濟之時也。而以陰居上。未免於危也。

三三坎下離上。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謂六五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未濟。陽皆乘陰。上下之分定。未可以有爲也。汔。涸也。坎在離上。則水溢而火怒於下。必進之象也。是以雖溢而可以濟。坎在離下。則水涸而火安於上。不進之象也。是以雖涸而不可以濟。君子見其遠者大者。小人見其小者近者。初六六三。小人也。見水之涸。以爲可濟也。是爲小狐汔濟。而九二君子也。以爲不可曳其輪而不進。則小狐安能獨濟哉。是謂未出中也。二陰輕進而九二不予。是以六三征凶。初六濡其尾。雖九二亦病矣。故无攸利。見易而輕犯之。遇難而退。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故曰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易二三四五皆失位。惟未濟與歸妹也。故皆无攸利。而歸妹之征凶者。剛柔不應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上下方安其位而不樂於進取。則君子慎靜其身而辨物居方以待其會。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水火相射，極乃致用。故濟必待其極，汔濟非其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外若不行，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非不濟也。有所待之辭也。蓋將畜其全力，一用之於大難，大難既平，而小者隨之矣。故曰利涉大川。六三見水之洄，幸其易濟而驟用之，後有大川，則其用廢矣。故曰征凶。見洄而濟者，初與三均也。初吝而已，三至於凶，位不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四有震主之威，苟不用於鬼方，則无所行其志矣。震主者悔也。貞於主而用於敵，所以悔亡也。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出於形之表，而不以力用。君子之廣大者也。下有九二，其應也。旁有九四上九，其鄰也。險難未平，三者皆剛，莫能相用。將求用於我之不暇，非謀我者也。故六五信是三者，則三者爲之盡力，而我无爲。此貞吉，无悔，君子之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節。事之會也。是。是時也。至於是而不濟。終不濟也。故未濟之可以濟者。惟是也。險難未平。六五信我。將以用我也。我則飲酒而已。何也。將安以待其會也。故无咎。上九之謂首。濡其首者。可濟之時也。若不赴其節。飲酒於可濟之時。則信我者失是時矣。

蘇氏易傳卷之七

繫辭傳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苟非其常。則剛而靜。柔而動者有之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方本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有成而後有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於相形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直以爲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邪。繇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往。有不可勝計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天地之間。或貴或賤。未有位之者也。卑高陳而貴賤自位矣。或剛或柔。未有斷之者也。動靜常而剛柔自斷矣。或吉或凶。未有生之者也。類聚羣分而吉凶自生矣。或變或化。未有見之者也。形象成而變化

自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更用迭作於其間。雖然施之而未嘗有擇也。忽然成之而未嘗有意也。及其用息而功顯。體分而名立。則得乾道者自成男。得坤道者自成女。夫男者豈乾以其剛強之德爲之。女者豈坤以其柔順之道造之哉。我有是道。物各得之。如是而已矣。聖人者亦然。有惻隱之心。而未嘗以爲仁也。有分別之心。而未嘗以爲義也。所遇而爲之。是心著於物也。人則從後而觀之。其惻隱之心成仁。分別之心成義。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上而爲陽。其漸必虛。下而爲陰。其漸必實。至虛極於无。至實極於有。无爲大始。有爲成物。夫大始豈復有作哉。故乾特知之而已。作者坤也。乾无心於知之。故易。坤无心於作之。故簡。易故无所不知。簡故无所不能。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易簡者一之謂也。凡有心者。雖欲一不可得也。不一則无信矣。夫无信者。豈不難知難從哉。乾、坤惟无心故一。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也。易而從之也不難。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知之與作。易之與簡。易知之與易從。有親之與有功。可久之與可大。德之與業。皆有隱顯之別矣。此乾、坤之辨也。不可以不知也。古之言賢人者。賢於人之人也。猶曰君子云爾。夫賢於人者。豈有極哉。聖人

與焉而世乃曰聖人无德業德業賢人也夫德業之名聖人之所不能免也其所以異於人者特以其无心爾見其謂之聖人則隆之見其謂之賢人則降之此近世之俗學古无是論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夫无心而一一而信則物莫不得盡其天理以生以死故生者不德死者不怨无怨无德則聖人者豈不備位於其中哉吾一有心於其間則物有僥倖天枉不盡其理者矣僥倖者德之天枉者怨之德怨交至則吾任重矣雖欲備位可得乎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也。繇此觀之繫辭則象象是也以上下繫爲繫辭失之矣雖然世俗之所安也而无害於易故因而不改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得之則吉失之則凶此理之常者以爲未足以盡吉凶之變也故又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一生則吉凶之至亦多故矣是以有宜若吉而凶宜若凶而吉者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得失未決則爲憂虞及其已決則爲吉凶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夫剛柔相推而變化生。變化生而吉凶之理无定。不知變化而一之。以爲无定而兩之。此二者皆過也。天下之理未常不一。而一不可執。知其未嘗不一而莫之執。則幾矣。是以聖人既明吉凶悔吝之象。又明剛柔變化本出於一。而相摩相盪。至於无窮之理。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象者以是觀之之謂也。夫出於一而至於无窮。人之觀之。以爲有无窮之異也。聖人觀之。則以爲進退晝夜之間耳。見其今之進也。而以爲非向之退者。可乎。見其今之明也。而以爲非向之晦者。可乎。聖人以進退觀變化。以晝夜觀剛柔。二觀立。无往而不一者也。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未極則爲三。既極則動。動則爲六。三六无異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至於占。則君子之慮周矣。故祐且吉。无不利者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大小者存乎卦。

陰陽各有所統。御謂之齊。夫卦豈可以爻別而觀之。彼小大有所齊矣。得其所齊。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吾論六十四卦。皆先求其所齊之端。得其端。則其餘脈分理解。无不順者。蓋未嘗鑿而通也。

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

介，小疵也。

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辭，爻辭也。卦有成體，小大不可易，而爻无常辭，隨其所適之險易。故曰：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夫爻亦未嘗无小大，而獨以險易言者，明不在乎爻而在乎所適也。同是人也，而賢於此，愚於彼，所適之不同也如此。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準，符合也。彌，周浹也。綸，經緯也。所以與天地準者，以能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此與形象變化一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駭之耳。故原始反終者，使之了然而不駭也。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必有所見而後知，則聖人之所知者寡矣。是故聖人之學也，以其所見者，推至其所不見者。天文、地理、物之終始，精氣、遊魂，可見者也。故聖人以是三者舉之。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无

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无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以天下。窮至於匹夫。无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爲魂。衆人之死爲鬼。而聖賢爲神。非有二知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天地與人一理也。而人常不能與天地相似者。物有以蔽之也。變化亂之。禍福劫之。所不可知者。惑之。變化莫大於幽明。禍福莫烈於死生。所不可知者。莫深於鬼神。知此三者。則其他莫能蔽之矣。夫苟无蔽。則人固與天地相似也。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知之未極。見之不全。是以有過。故箕子以極爲中明。夫極則不過也。知周萬物。可謂極矣。道濟天下。可謂全矣。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

避難故旁行。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使物各安其所。然後厚之以仁。不然。雖欲愛之。不能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範圍規摹也。

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晝夜相反而能通之。則不爲變化之所亂。可以知矣。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矣。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爲无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无有者。皆惑也。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於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爲水。水者有无之際也。始離於无而入於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言。而不囿於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智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爲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

可以爲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昔者孟子以善爲性。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非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見性。而見夫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爲性。性之於善。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嘗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爲火。可乎。夫熟物則火之效也。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有聞邪。有聞而後有聲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其所以爲人者也。非是无以成道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夫屬目於无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爲仁。意存乎仁也。智者以道爲智。意存乎智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

仁者其已然之迹也。用者其所以然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人見聖人之憂也。豈知其中有不憂者。未嘗與其所見者同哉。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

我未嘗有。卽物而有。故富如使已有。則其富有畛矣。

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者未嘗有。日新者未嘗新。吾心一也。新者物耳。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相因而有。謂之生生。夫苟不生。則无得无喪。无吉无凶。方是之時。易存乎其中。而人莫見。故謂之道。而不謂之易。有生有物。物轉相生。而吉凶得喪之變備矣。方是之時。道行乎其間。而人不知。故謂之易。而不謂之道。聖人之作易也。不有所設。則无以交於事物之域。而盡得喪吉凶之變。是以因天下之至剛而設以爲乾。因天下之至柔而設以爲坤。乾坤交而得喪吉凶之變。紛然始起矣。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效見也。言易之道。至乾而始有成象。至坤而始有可見之法耳。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生生之極。則易成矣。成則唯人之所用。以數用之謂之占。以道用之謂之事。夫豈惟是。將天下莫不用之。用極而不勸者。其惟神乎。故終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使陰陽而可測。則其用廢矣。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遠邇猶深淺也。得其深者。雖爲聖人有餘。而其淺者。不失爲君子。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至剛之德果。至柔之德深。果則其靜也。絕意於動。而其動也不可復回。深則其靜也。斂之无餘。而其動

也發之必盡。絕意於動。專也。不可復回。直也。斂之无餘。翕也。發之必盡。闢也。夫小生於雜。隘生於疑。故專直生大。翕闢生廣。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明乾坤非專以爲天地也。天地得其廣大。四時得其變通。日月得其陰陽之義。至德得其易簡之善。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之言德業。有顯隱之別。而德之微者莫若智。業之著者莫若禮。故又以其尤者明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天地位則德業成。而易在其中矣。以明无別有易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性所以成道而存存也。堯舜不能加桀。紂不能亡。此真存也。存是則道義所從出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賾。喧錯也。古作嘖。從口從臣。一也。春秋傳曰。嘖有煩言。象卦也。物錯之際難言也。聖人有以見之。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畫以爲卦。剛柔相交。上下相錯。而六爻進退屈信於其間。其進退屈信不可必。其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者。可必也。可必者。其會通之處也。見其會通之處。則典禮可行矣。故卦者至錯也。

爻者至變也。至錯之中有循理焉。不可惡也。至變之中有常守焉。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變化之間。不容毫釐。然且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則虛以一物。雍容之至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夫論經者。當以意得之。非於句義之間也。於句義之間。則破碎牽蔓之說。反能害經之意。孔子之言易如此。學者可以求其端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合而相因則爲五十。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分而各數則爲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

五行蓋交相成也。水火木金不得土。土不得是四者。皆不能成。夫五行之數。始於一而至於五。足矣。自六以往者。相因之數也。水火木金得土而後成。故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土无定位。无成名。无專氣。水火木金四者成而土成矣。故得水之一。得火之二。得木之三。得金之四。而成十。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而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爲在六七八九之中也。一二三四在十之中。然而特數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言四時足以舉土。而言土不足以舉四時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皆有以名之。而土爰稼穡。曰於是稼穡而已。五藏六府。无胃脈則死。而脾脈不可見。如雀之啄。如水之漏下。是脾之衰見也。故曰土无定位。无成名。无專氣。

其用四十有九。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分而爲二。以象兩。則其一不用。太極之象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分而爲二一也。掛一二也。揲之以四三也。歸奇於扚四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而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九六爲老。七八爲少之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陰當老於十而少於八。曰陰不可加于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稱於子午而壯于己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曷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扚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

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此生生之極也

顯道神德行

道神而不顯德行顯而不神故易以顯道神德行

是故可與酬酢

應對萬物之求

可與佑神矣

助成神化之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神之所爲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爾天下之至精至變與聖人之所以極深研幾者每以神終之是以知變化之間神无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爲神則不可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

聖人之道求之而莫不皆有取之而莫不皆獲者也以四人者之各有獲於易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

四焉。而昧者乃指此以爲道。則過矣。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此筮占之類。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世之通於數者。論三五錯綜。則以九宮言之。九宮不經見。見於乾鑿度。曰太一行九宮。九宮之數。以九一三七爲四方。以二四六八爲四隅。而五爲中宮。經緯四隅。交絡相值。无不得十五者。陰陽老少皆分。取於十五。老陽取九餘六以爲老陰。少陽取七餘八以爲少陰。此與一行之學不同。然吾以爲相表裏者。二者雖不經見。而其說皆不可廢也。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歷術之類。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深者其理也。幾者其用也。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至精至變者。以數用之也。極深研幾者。以道用之也。止於精與變也。則數有時而差。止於幾與深也。則道有時而窮。使數不差。道不窮者。其唯神乎。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而此二者。亦各以神終之。既以神終之。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明彼四者之所以得爲聖人之道者。以此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所謂斯者。指此十者。而學者不以此十者求之。則過矣。水至陰也。必待天一加之而後生者。陰不得陽。則終不得烝而成也。火至陽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後生者。陽不得陰。則无所傳而見也。五行皆然。莫不生於陰陽之相加。陽加陰。則爲水。爲木。爲土。陰加陽。則爲火。爲金。苟不相加。則雖有陰陽之資。而无五行之用。夫易亦然。人固有是材也。而渾沌朴鄙。不入於器。易則開而成之。然後可得而用也。天下各治其道術。自以爲至矣。而支離專固。不適於中。易以其道被之。然後可得而行也。是故乾剛而不折。坤柔而不屈。八卦皆有成德而不溢。不然。則天下之物。皆棄材也。天下之道。皆棄術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

蓍有无窮之變。故其德圓。而象知來之神。卦著已然之迹。故其德方。而配藏往之智。以圓適方。以神行智。故六爻之義。易以告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以神行智。則心不爲事物之所塵垢。使物自運而已不與。斯所以爲洗心退藏於密也。

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其迹不出於吉凶之域。故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故其實无患。來者應之。謂之知來。已行者莫見其迹。謂之藏往。

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夫能洗心退藏。則心雖用武而未嘗殺。况施德乎。不然。則雖施德。有殺人者矣。况用武乎。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

天者死生禍福之制。而民之所最畏也。是故明天之道。察民之故。而作蓍龜。蓍龜之於民用也。其實何能益。亦前之而已。以虛器前之。而實用者得完。是故禮義廉恥。以前賞罰。則賞罰設而不用矣。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齋戒所以前祭祀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同是戶也。闔則謂之坤。闢則謂之乾。闔闢之間。而二物出焉。故變者兩之。通者一之。不能一。則往者窮。

於伸來者窮於屈矣。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象而後器。器而後用。此德業之敍也。而神常終之。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太極者有物之先也。夫有物必有上下。有上下必有四方。有四方必有四方之間。四方之間立。而八卦成矣。此必然之勢。无使之然者。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入於吉凶之域。然後大業可得而見。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者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蓍龜決之。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之者。則其无心而知吉凶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效之者。效其體一而周萬物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象之者。象其不言而以象告也。河圖洛書。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著於易。

見於論語。不可誣也。而今學者或疑焉。山川之出圖書。有時而然也。魏晉之間。張掖出石圖。文字粲然。時无聖人。莫識其義爾。河圖洛書。豈足怪哉。且此四者。聖人之所取象以作易也。當是之時。有其象而无其辭。示人以其意而已。故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聖人以後世爲不足以知也。故繫辭以告之。定吉凶以斷之。聖人之憂世也深矣。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聖人非不欲正言也。以爲有不可勝言者。惟象爲能盡之。故孟子之譬喻。立象之小者也。設卦以盡情僞。

情僞臨吉凶而後見。吉凶至則情者自如。而僞者敗矣。卦者起吉凶之端也。

繫辭焉以盡其言。

辭約而文廣。故能盡其言。

變而通之以盡利。

既變之。復通之。則反覆於萬物之間。无遺利矣。

鼓之舞之以盡神。

孰鼓之歟。孰舞之歟。莫適爲之。則謂之神。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蓄也。陰陽相緼而物生。乾坤者生生之祖也。是故爲易之緼。乾坤之於易猶日之於歲也。除日而求歲豈可得哉。故乾、坤毀則易不可見矣。易不可見則乾爲獨陽。坤爲獨陰。生生之功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道者器之上達者也。器者道之下見者也。其本一也。化之者道也。裁之者器也。推而行之者一之也。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有其具而无其人。則形存而神亡。有其人而修誠无素。則我不能默成。而民亦不能默喻也。

蘇氏易傳卷之八

繫辭傳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有辭可繫。未有非動者。故雖括囊介石。皆有爲於世者也。如必運行而後爲動。則吉凶悔吝。未有不生於動者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貞。正也。一也。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夫貞之於天下也。豈求勝之哉。故勝者貞之衰也。有勝必有負。而吉凶生矣。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不以貞爲觀者。自大觀之則以爲小。自高觀之則以爲下。不以貞爲明者。意之所及則明。所不及則不明。故天地無異觀。日月無異明者。以其正且一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剛而无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柔而无心者。其德簡。其形隤然。論此者。明八卦皆以德發於中。而形著

於外也。故爻效其德，而象像其形，非獨乾坤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動者我也，而吉凶自外應之。

功業見乎變。

未嘗无功業也，因變而見。

聖人之情見乎辭。

其性不可容言也。

天下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位之存亡寄乎民，民之死生寄乎財，故奪民財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賊其位者也，甚矣斯言之可畏也。以是亡國者多矣。夫理財者，疏理其出入之道，使不壅爾，非取之也。正辭者，正名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无道之世，唯不正名，故上有愧於民，而民不直其上，令之不行，誅之不止，其禍皆出於財。故聖人之言理財，必與正名俱。曰理財正辭，以此二者爲一言，猶醫之用毒，必與其畏者俱也。名一正，上之所行皆可以名言，則財之出入有道，而民之爲非者可得而禁也。民不爲非，則上之用財也約矣。又安以多取爲哉。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耜耒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制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尙其象。故凡此皆象也。以義求之。則不合。以象求之。則獲。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孔子之述彖象也。蓋自爲一篇。而題其首曰彖曰象也歟。其初无彖曰象曰之文。而後之學者。散之卦爻之下。故以彖曰象曰別之。然孔子所謂彖者。蓋謂卦辭。如乾元亨利貞之類是也。其所謂象者。有大小。其大象指八卦。震爲雷。巽爲風之類是也。其小象指一爻。潛龍勿用之類是也。初不謂已所述者爲

彖象也。而近世學者失之。乃指孔子之言爲彖象。不可以不辨也。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識真。不達則又見其似者。而日以遠矣。彖者。豕也。爻者。折俎也。古者謂折俎爲爻。其文蓋象折俎之形。後世以易有六爻也。故加肉爲肴以別之。彖則何爲取於豕也。曰。彖者。材也。八卦相值。材全而體備。是以爲豕也。爻則何爲取於折俎也。爻者。效天下之動。分卦之材。裂卦之體。而適險易之變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卦以陽爲君。陰卦以陰爲君。其曰陰二君而一民何也。曰。陽宜爲君者也。陰宜爲民者也。以民道而任君事。此所以爲小人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致。極也。極則一矣。其不一者。蓋未極也。四海之水。同一平也。胡。越之繩墨。同一直也。故致一而百慮皆得也。夫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易將明乎。一。未有不用變化晦明寒暑往來屈信者也。此皆二也。而以明一者。惟通二爲一。然後其一。

可必。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皆所以明一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豈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於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沈。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者也。知其所以浮沈而與之爲一。不知其爲水。入神者也。與水爲一。不知其爲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況以操舟乎。此之謂致用也。故善游者之操舟也。其心閒。其體舒。是何故。則利用而身安也。事至於身安。則物莫吾測而德崇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恐天下沿其末流。而不知反其宗。故寄之不知以爲无窮。恐天下相迫於无窮而不已。故指其盛德以爲蓺極。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而見邪。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

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夫无守於中者。不有所畏。則有所忽也。忽者。常失於太早。畏者。常失於太後。既失之。又懲而矯之。則終身未嘗及事之會矣。知幾者。不然。其介也如石之堅。上交不諂。无所畏也。下交不瀆。无所忽也。上无畏。下无忽。事至則發而已矣。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知幾者。衆之所望。以爲進退之候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其心至靜而清明。故不善觸之。未嘗不知。知之。故未嘗復行。知之而復行者。非真知也。世所以不食鳥喙者。徒以知之審也。如使知不善。如知鳥喙。則世皆顏子矣。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知爾。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

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

闢闔以生變化，易之所自出也。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陰陽二物也，其合也，未嘗不雜，其分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未嘗雜也。故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陰陽合德，故雜，剛柔有體，故不越。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至靜而明，故物之往來屈信者，无遁形也。

而微顯闡幽。

顯道神德行。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此解剝至道自元適著之敘也。夫道之大全也，未始有名，而易實開之，賦之以名，以名為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以物為不足，而正言之，以言為不足，而斷之以辭，則備矣。名者言之約者也，辭者言之悉者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夫名者。取衆人之所知。以況其所不知。

其旨遠。

不得不遠。

其辭文。

不得不文。

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兼三材而兩之。所謂貳也。夫道一而已。然易之作。必因其貳者。貳而後有內外。有內外而後有好惡。有好惡而後有失得。故孔子以易爲衰世之意。而興於中古者。以其因貳也。一以自用。貳以濟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

基者。厚下以自全也。履之九五。待六三而不疚。六三待九二而能履。故和則至。乖則廢矣。

謙。德之柄也。

旁出而起物者。柄也。謙之爲道偏矣。而德非謙莫能起者。

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

修之爲言。長也。遠也。民見其損之患。而未見其終以爲益之效。故先難而後易。此德之遠者也。

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

困則真僞別。

井德之地也。

地者所在之謂也。老子曰。埏埴以爲器。當其无。有器之用。夫井亦然。以其无有。故德在焉。巽德之制也。

无忤於物而能勝物者風也。故德之制在巽而可以行權。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

雖微也。而其爲陽物也審矣。

恆雜而不厭。

雷風相與。故雜。雜故不厭。如使專一。則厭而遷矣。

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

有孚惠心。何設之有。

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

內足者。不求於物而物求之。

巽稱而隱。

稱舉也。舉而人莫見者風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

居憂患之世。而有得民之形。則害之者衆矣。故損以遠害。

益以興利。困以寡怨。

致命遂志。故不怨天。不尤人。尤人者人亦尤之。則多怨矣。

井以辨義。

居有常所。則分義明矣。

巽以行權。

此九卦者。爲憂患者言也。其意以屬文王歟。孔子之於文王也。見其禮樂。讀其易。考其行事。而得其爲人。其必有以合此九卦者。而世莫足以知之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

凡言爲書者。皆論其已造於形器者也。其書可以指見口授。不當遠索於文辭之外也。其道則遠矣。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六位也。此六者虛器爾。吉凶悔吝存乎其人。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此所謂屢遷。屢遷者其道也。非其書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卦所以有內外。爻所以有出入者。爲之立敵而造憂患之端。使知懼也。有敵而後懼。懼而後用法。此物之情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

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怠於避禍矣。故易明憂患。又明其所以致之之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去父母。遠師保。而不敢忘畏者。知內外之懼。明憂患之故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

此所謂不可遠。不可遠者其書也。非其道也。不可以遠索。故循其辭。度其所向而已。初者爲未達者言也。未達者治其書。用其出入之度。審其內外之懼。明其憂患之故。而蹈其典常。可以寡過。達者行其道。无出无入。无內无外。周流六位。无往不適。雖爲聖人可也。故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戒非其人而學其道者。非其人而學其道。則无所不至矣。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

吉凶成敗。非要終不得其實質。實也。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各以其時物之。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

非固欲爲難易。本末之勢然也。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物雜而德可撰者。以其中爻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不必在中爻。故又以存亡吉凶要之。

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彖者常論其用事之爻。故觀其象。則其餘皆彖爻之所用者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近於五也。有善之名而近于君。則懼矣。故二之善宜著。四之善宜隱。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柔者有依而後能立。二遠无依。而免於咎者。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

三與五者。厚事之地也。故大者先享其利。而小者先受其害。

其柔危。其剛勝邪。

以剛居之則勝。柔則危。自此以上。皆典要之粗也。皆非必然者也。從其多者言之爾。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

等。類也。凡乾之類皆陽物。坤之類皆陰物。

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吉凶者。勢之所不免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得其大者。縱橫逆順。无施不可。而天下无廢物矣。得其小者。懼以終始。猶可以无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嘗有也。夫險阻在躬。則天下莫不備之。天下莫不備之。則其所備者衆矣。又何暇知人哉。是故處下以傾高。則高者畢赴。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

則險阻无隱情矣。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侯之。衍文也。吾心和易。則可以究盡萬物之慮也。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此向以言蓍龜者。重見於此。誤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言易簡者。无不知也。禮曰。至誠之遠。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言易簡者。取諸物而足也。萬物自生自成。故天地設位而已。聖人无能。因天下之已能而遂成之。故人爲我謀之明。鬼爲我謀之幽。百姓之愚。可使與知焉。書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

以利言之。則有變動。而道固自如也。

吉凶以情遷。

順其所愛。則謂之吉。犯其所惡。則謂之凶。夫我之所愛。彼有所甚惡。則我之所謂吉者。彼或以爲凶矣。

故曰吉凶以情遷。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在我爲吉。則是天下未嘗有凶。在彼爲凶。則是天下未嘗有吉。然而吉凶如此其紛紛者。是生於愛惡之相攻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悔吝者。生於不宏通者也。天下孰爲真遠。自其近者觀之。則遠矣。孰爲真近。自其遠者觀之。則近矣。遠近相資以爲別也。因其別也。而各挾其有以自異。則或害之矣。或害之者。悔吝之所從出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信其人則舉以爲利己。不信則舉以爲害己。此情僞之蔽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此明凶與悔吝輕重之差也。近而不相得則相害。故凶。或害之者。非我之罪也。然亦有以致之矣。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故或害之者。我必有以見於外也。

蘇氏易傳卷之九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接也。故以蓍龜爲之介紹。

參天兩地而倚數。

天數五。地數五。其曰三兩何也。自一至五。天數三。地數二。明數之止於五也。自五以往。非數也。皆相因而成者也。故曰倚數。以是知大衍之數五十。孔子論之已悉。豈容有異說哉。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何爲順。何爲逆。曰。道德之變。如江河之日趨於下也。沿其末流。至於生蓍倚數。立卦生爻。而萬物之情備矣。聖人以爲立於其末。則不能識其全而盡其變。是以汭而上之。反從其初。道者其所行也。德者其行而有成者也。理者道德之所以然。而義者所以然之說也。君子欲行道德。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說。則

役於其名而爲之爾。夫苟役於其名而不安其實。則小大相害。而後相陵。而道德不和順矣。譬如以機發木偶。手舉而足發。口動而鼻隨也。此豈若人之自用其身。動者自動。止者自止。曷嘗調之而後和。理之而後順哉。是以君子貴性與命也。欲至於性命。必自其所以然者。汭而上之。夫所以食者。爲飢也。所以飲者。爲渴也。豈自外入哉。人之於飲食。不待學而能者。其所以然者明也。盍徐而察之。飢渴之所從出。豈不有未嘗飢渴者存乎。於是性可得而見也。有性者。有見者。孰能一是二者。則至於命矣。此之謂逆。聖人既得性命之理。則順而下之。以極其變。率一物而兩之。以開生生之門。所謂因貳以濟民行者也。故兼三才。設六位。以行於八卦之中。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紛然相錯。盡八物之變。而邪正吉凶。悔吝憂虞。進退得失之情。不可勝窮也。此之謂順。斷竹爲簫。竅而吹之。唱和往來之變。清濁緩急之節。師曠不能盡也。反而求之。有五音十二律而已。五音十二律之初。有哮然者而已。哮然者之初。有寂然者而已。古之作樂者。其必立於寂然者之中乎。是以自性命而言之。則以順爲往。以逆爲來。故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據其末而反求其本者也。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於是方以四時言也。八卦之用於四時也。震巽坎離各以其物。故曰雷曰風曰雨曰日。而不言其德也。天地山澤各以其德。故曰乾曰坤曰艮曰兌。而不言其物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古有是說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此孔子從而釋之也。曰：是萬物之盛衰於四時之間者也。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而謂之帝者，萬物之中有妙於物者焉。此其神也。而謂之帝云爾。震，木也。兌，金也。離，火也。坎，水也。故各位於其方。巽亦木也。故從震而位於東南。乾亦金也。故從兌而位於西北。坤與艮皆土也。坤位於西南。季夏之位也。艮位於東北。蓋從坎也。艮則曷爲從坎。季夏土十一月水。其律皆黃鍾。傳曰：夫水，土衍而民用也。古之達者，其有以知此矣。坤不言其方何也。所謂致養者，取於地，非獨取於季夏也。二言衍文也。當云說乎兌。誠乎艮。古者兌說通。无從言者。或從而加之。故遂以爲說言。而離誠以爲二也。記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內躁而外靜。內柔而外剛。蓋有之矣。至於死生終始之際，其情必得。艮終始萬物者也。亦不容僞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此各以其物言也。而不及乾、坤者，乾、坤不可物。六子之功顯，而乾、坤之德存乎其中。艮亦不言其物，何也？艮之物，山。山之用，坤兼之矣。故艮亦不得以物言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循萬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謂之順。執柔而不爭，无往而不見納，謂之人。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爲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爲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夷，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鼃，爲蠃，爲贏，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閭寺，爲指。

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凡八卦之所爲至於俚俗雜亂无所不有其說固不可盡知蓋用於占筮者而已意不止於此將使人以類求之歟不然則有亡逸不全者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卜筮者尙其占是以得見於此也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

義有不盡於名者履爲禮蠱爲事臨爲大解爲緩之類是也故曰蒙者蒙也屯者屯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皆義盡於名者也

物之稊也物稊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大畜小畜皆取於畜而已大過小過皆取於過而已不復論其大小也故序卦之論易或直取其名而不本其卦者多矣若賦詩斷章然不可以一理求也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

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以喜隨人者，溺於燕安者也。故至於蠱。蠱則有事矣。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易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相敬則能久。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飾極則文勝而實衰。故剝。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有无妄者，不能必之以皆无妄之辭也。

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養而不用，其極必動。動而不已，其極必過。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

夫婦者咸與恆也。則男女者坎與離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明咸、恆之所以次坎、離也。六子皆男女。而獨取於坎離。何也。艮、兌爲少。非少无以相感。震、巽爲長。非長无以能久。是故少者爲咸。長者爲恆。而以其中者爲男女之正。

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晉以柔進也。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人窮則反本。疾痛則呼父母。故傷則反於家。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施決於壅已者。故有所遇也。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聚而无主則亂。故必有相推而上之者。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不革則穢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漸女歸吉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君子之信也。物信之而已。不有。故時行時止。未嘗必也。有其信而必行之。則過矣。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權以濟物。有時而過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未濟所以爲无窮也。以雜卦觀之。六十四卦皆兩不相從。非覆則變也。變者八。乾、坤也。頤、大過也。坎、離也。中孚、小過也。覆變具者八。泰、否也。隨、蠱也。漸、歸妹也。既濟、未濟也。其餘四十八皆覆也。卦本以覆相從。不得已而從變也。何爲其不得已也。變者八。皆不可覆者也。雜卦皆相反。序卦皆相因。此理也。而有二。變者八。覆變具者八。覆者四十八。此數也。而有三。然則六十四卦之敍。果何義也。曰理二。曰數三。五

者无不可。此其所以爲易也。步歷而歷協。吹律而律應。考之人事而人事契。循乎天理而行。无往而不相值也。且非獨此五者而已。將世之所有。莫不咸在。是故從孔子之言。則既有二說矣。曰。物不可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又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方其爲男女。則所謂陷與麗者不取也。自是以往。吾豈敢一之哉。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有親則樂。動衆則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以我臨物。故曰與。物來觀我。故曰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

君子以經綸。故曰見。盤桓利居貞。故曰不失其居。

蒙難而著。

蒙以養正。蒙正未分。故曰難。童蒙求我。我求人。以自明。故曰著。難則不見。著則不居。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以艮畜乾而可者。時也。以乾行震而不可者。災也。六三行人得牛。邑人之災。又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易以上爲往。下爲來。澤上於地。萃聚於下也。地中生木。升。升於上也。

謙輕而豫怠也。

輕者銳於有爲。怠者安於无事。折節以下人。必銳於有爲者也。知樂而不憂。必安於无事者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自二至五。皆以相噬爲事。躁於食者也。賁。自初至四。皆賁而不受汙。安於无色者也。

兌見而巽伏也。

柔在外則見。在內則伏。

隨。无故也。蠱。則飾也。

隨以隨時爲安。故其象曰。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蠱以嬖安爲危。故其象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故事也。飾。

修也。

剝。爛也。復。反也。

爛者。非一日之故。而不可反者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晝日三接。故曰晝。得其大首。故曰誅。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居其所而人即之。困欲行而遇剛揜也。

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小人止而遯則君子退。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親則於衆有所擇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陰在外據用事之地故爲小過。陰在內不據用事之地故爲中孚。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豐以盛大而多憂。旅以寡弱而相親。

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之卦不雨。其爻雨。履之卦不咥人。其爻咥人。皆以一陰而遇五陽。故曰寡。六四居陰而六三居陽。

有爲君之志。故曰不處。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天水相迫。故不進。相違。故不親。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雜卦自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自大過以下，則非相從之次。蓋傳者失之也。凡八卦，今改正之曰：頤、養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其說曰：初上者，本末之地也。以陽居之，則正以陰居之，則顛。故曰頤、養正也。大過、顛也。艮下巽上，爲漸。男下女，非其正也。故曰漸、女歸待男行也。兌下震上，爲歸妹。男女之正也。當以是終。故曰歸妹、女之終也。離下坎上，爲既濟。男女之正也。故曰既濟、定也。坎下離上，爲未濟。男失其位，窮之道也。故曰未濟、男之窮也。如此而相從之次，相反之義，煥然若合符節矣。

放翁云：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堅守一家之說，未爲得也。漢儒治易，入神要路。宋儒則未免繁衍，或流於術數。或釋老互發，議論荒唐。如人眩時，五色無主矣。推東坡匯百川支流，滴滴歸源，而滔滔汨汨以出之。萬斛不能量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漢以來，未見此奇特。但宣和中方禁蘇氏學，託之毘陵先生，得以不滅。此書亦危矣哉。隱湖毛晉識。

東坡先生易傳，汲古舊有刊本，多訛脫處。吾友黃琴六借得其外舅周君靄林家所藏明萬歷間刻本，有瑯琊焦弱侯序者校之。知毛刻不僅漸卦上九陸誤改經文作達之謬。如卷七繫傳上四象生

八卦解有上下必有四方下。脫有四方必有四方七字。卷八繫傳下理財正辭。理訛禮。加肉爲肴。肴訛希。裂卦之體。卦訛象。又履和而至起至巽以行權。九卦傳解俱脫簡。共百七十九字。卷九雜卦傳蒙雜而著。童字下脫蒙求我。我求人以自八字。大畜時也。无妄災也。傳解六三行人得牛上。本有以艮畜乾而可者時也。以乾行震而不可者災也。二句誤移以艮畜十二字在損益盛衰句下。脫震而不可者災也七字。其他一字二字之訛舛。不可悉數。今依焦序本校正。按此本桐柏顧御史所刻。不知其名而焦爲之序。故亦稱焦本云。乙丑夏日虞山張海鵬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蘇氏易傳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蘇軾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平

